

时光

穿过记忆的城

□阿棉(宁夏银川)

一城的灯火,铺成一张网,圈住了记忆的轨道,从未偏离过。

对于一座城的记忆,得从乘坐公交车开始,在西去的阳光中,渐渐散溢开。

站在文化路的巷口,陈旧的熟悉感扑面而来。路未变,树还在,两侧的房舍却落入了岁月里,变成空白,再也无法辨识。

巷角的菜铺子,是幼时最不愿去的地方。周六天蒙蒙亮时,都会让姥姥从被窝里揪出来,睡眼惺忪地拎着菜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菜铺门口,排队买豆腐。运气好的时候,家中锅里的肉汤会见到滚豆腐,浓香的汁头浇在面条上,味道格外香。运气不好的时候,轮到自己只能空手而归,下一次会起得更早了。

菜铺子斜对角,有一家修鞋摊,夫妇俩手巧,修鞋、修伞、配钥匙。附近的居民常去光顾,总是满意而归。无论刮风下雨、四季更替,他们都守着摊,像街角的一块界石。我在冬日里去补开裂的棉鞋,摊位上围着一个小的煤火炉,虽有些暖和,风却冷得紧,摊主手上的冻疮清晰可见。

菜铺子早已销声匿迹,修鞋摊还是在这条街上,有了门面,收了不少徒弟。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多年前那些停留的身影,但他们成功背后的艰辛与坚韧,却像潺潺溪水,在我的记忆流淌。

那时的我并不懂得这些,所有的辛劳,皆是为了生存。我常在傍晚,在昏黄的路灯下,与同学乐此不疲地拿一玻璃罐,扣住仓皇而逃的天牛。那一年正是天牛泛滥的时候。

我的学生时代大部分都在这条街上。日出日落时,脚踏车拥挤了整条街,光影流淌。放学归来,就看见姥姥站在一楼的小厨房里,向着窗外张望,炉灶上温着饭菜,那一幕温暖而清晰地印在了心里。

鼓楼很近,一抬眼便可看到,正对着我小小的身影,古朴而高大。青色的砖墙镀上了岁月的风尘。我们傻傻地穿梭在墙根下,借着夜色捉迷藏,却不知道是在历史的画卷中行走。

鼓楼,以及这条街的角角落落,看着我长大,也习惯于我在黄昏时对着城的最西边发呆。城西的贺兰山清晰可见,亲切而陌生。母亲的家离山很近,看到山,仿若看到母亲等在站台。

4路公交车似乎是晓得我心绪,从城东到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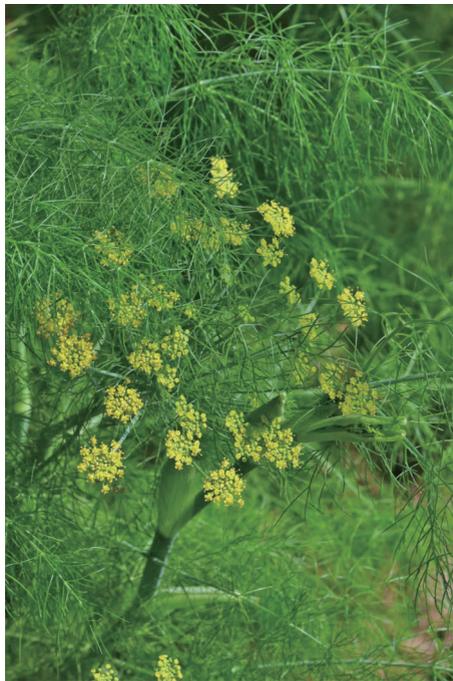
西,穿了大半个城。站台上,午后的阳光松松散散,把我和公交车都裹进了余晖里,叹息留在了斑驳中。

银川城曾经很小,以唐徕渠为界。夏日里黄河水灌入渠中,清凉怡人,两岸又是垂柳绿茵,有胆大的孩子便会套上轮胎圈,在渠水里扑腾嬉戏。住在岸边的人们,若是知这渠在秦汉时期可能就已开凿,更会生出敬畏之心。

渠西田野间的风景,是渠东所比不过的。葱绿的麦田一块块,延伸至房舍前,一排排白杨直溜溜地蹿向湛蓝的天空,似在守护着它的成长。七月时,黄色的麦粒沉甸甸地缀在麦秆上,风吹过,麦穗摇曳,似掀起一层层金色的麦浪。

城还在,愈发大了,记忆里的痕迹却成了空白。空旷的公交车徜徉在夜色里,忽明忽暗,摆动着身躯,像城市里一条生活了许久的鱼。

夜并非静谧,周围似有许多条鱼在游动着,灰白的纷扰随风而散。眼前晃过无数盏灯,无数个影,无数个记忆,重叠在这新的容颜里。



幽静。摄影 精靈

随感

痛苦的间隙

□张君燕(河南焦作)

记得在读一本小说时,有这样情节:儿子参加父亲的葬礼,父亲下葬之后,亲友们默然待在原地,好像仍停留在悲伤里。这时,儿子突然觉得周围景色不错,便决定在附近逛一会儿。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在如此严肃的时刻,儿子竟还有游玩的心情,即便没有伤心欲绝,也应该心无旁骛,毕竟没有任何事大过生死。

朋友笑起来,他说这很正常,因为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前几年,他的母亲突发心梗,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母亲在重症监护室的那几天里,他收到了几次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朋友与母亲的感情很深,即将失去母亲的痛苦让他几乎在一夜之间白头,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

“一天夜里,我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外打盹,突然惊醒时感觉肚子极饿,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好好吃饭。当时脑子里跳出一盘烤鸭,是我常去的那家店,他家烤鸭是一绝。我当即起身,打车赶往那家店,一门心思地想吃烤鸭。后来坐在店里,我一个人吃完了几乎整只烤鸭。”朋友看着我说:“母亲躺在医院里生死难料,我却坐在饭店里对着一盘烤鸭大快朵颐,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我就是那样做了。”

朋友说,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很神奇,那只烤鸭似乎给了他巨大的力量,让他打起精神回到医院继续守着母亲,一直到母亲病逝,之后又独自料理完母亲的后事。

朋友说得没错。痛苦有时就像无边的海水,把人淹没,让人窒息。那些突然的走神,就像是一股莫名的力量,把人托举出水面,深深地吸几口气。而这痛苦里的间隙,给了人喘息的机会,让人重整旗鼓,顺利走过一段难熬又漫长的黑暗。

四季

柳笛声声唤春来

□李万虎(宁夏银川)

在乡下,当春风轻柔地拂过大地,河堤岸边的柳树便悄悄地抽出了嫩绿的新芽。细长的柳枝在微风中摇曳,像是少女的长发,飘逸而灵动。

走在上学路上,看着飘扬的柳枝,不禁在心里暗自窃喜,又到了吹柳笛的季节。放学后,我和小伙伴顾不上回家吃饭,就欢呼雀跃地奔向小树林,去寻找制作柳笛的柳枝。

做柳笛不复杂,但却是个技术活。太粗的枝条水分还不足,拧不动。柳枝冒出了芽的,一拧又会烂掉。扯下一根粗细适中、表皮光滑的柳枝,用小刀切成一截,捏住枝条,两只手同时向相反方向轻轻拧,柳皮就会在内里的木质上滑动,慢慢与木质分离。把柳皮管的任意一端捏扁,用小刀刮去外皮,就会露出薄薄的绿黄内皮,把它当作柳笛嘴,柳笛就做好了。

我们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柳笛,迫不及待地放在嘴边吹响。“呜呜”的柳笛声回荡在回家的路上。柳笛的声音并不是单一的,有的高亢嘹亮,有的低沉婉转,这跟柳笛的长、短、粗、细以及吹的技巧都有关系。

那时候,我还是低年级小学生,制作不了长的、粗的柳笛,因此特别羡慕高年级的学生,他们手里拿着长长的或粗粗的柳笛,吹起来就跟号角一样,实在是悠扬雄壮。

前几天,因工作原因,我和几位同事下乡到田间地头开展工作。一位同事大姐看到柳树,扯下来一根,问我会不会做柳笛。我笑着答,这不是童年的必修课嘛。大家不约而同,制作起柳笛来,“呜呜”的柳笛声飘荡在田野里。柳笛声声唤春来,温暖的春风,芬芳的泥土,翠绿的柳树,感觉一下子回到了童年。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那“呜呜”的柳笛声会永远在我心中回荡,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诗语

羡慕一只麻雀

□陈敏(重庆)

我是极其羡慕麻雀的

你看

它连走路都是连蹦带跳

那它

一定没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像我

指纹锁吞噬完最后一次打卡

影子被电梯拽进十八层的格子

在Excel冰冷的坐标里

拖拽复制粘贴

重复着没有尽头的方程式

它能踩碎风的骨头

在晾衣绳上摇晃成逗号

啄食少年遗落的面包屑时

连绒毛都沾着碎金的阳光

我却数着考勤机吐出的数字

把梦想揉进咖啡杯底

暴雨淋湿它的羽毛

仍高声歌唱

我躲进屋檐 伞骨压得掌心生疼

暮色漫过窗台时

它衔走最后一粒星光

编织无人审阅的乐章

而我的诗行正在文件堆里

长出霉斑

我多么希望

能长出不必打卡的翅膀

像它那样

把影子

斜斜地

钉在

自由的天空